〈中間〉

我很喜歡待在中間。

小時候，我總覺得第一名太顯眼，最後一名又太容易被看見。只有中間剛剛好，不會有人特別注意，也不會有人特別檢查。安安靜靜地待在人群裡，好像就可以少一點麻煩。

這個想法大概從小學開始。那時候，我的畫畫比同齡的孩子突出一些。老師發作業時，偶爾會把我的作品拿起來稱讚，叫我站起來讓大家看看。我知道老師是在稱讚我，可是每一次被叫起來，我都只想趕快坐下，不太敢看同學。有一次，我聽見身旁的同學談起班上的第一名:「他第一名是因為跟老師關係好吧。」、「我覺得第二名的作品比第一名好看。」、「第一名上台頒獎那麼臭屁喔，下一次搞不好就不是他了。」那不是對我說的話，但當時我就在旁邊，還有幾個同學附和，我沒有說什麼。只是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好像慢慢知道，站得太前面，是會被人看見的。

所以後來的我，明明知道答案，也不太舉手。老師問問題時，我常常在心裡把答案想過好幾遍，卻希望是老師點到我，而不是我自己把手舉起來。作品明明做得不錯，也不太想主動展示。

我很奇怪。我不喜歡被看見，卻又總是在等待有人看見。

我一直都是那個比較讓人放心的孩子。會考、學測、填志願，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決定的。媽媽總是跟我說，放心去做，她相信我可以處理好。她不用我每一次都是第一名，也不用我一定要成為最好的那一個。她只希望我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，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。我知道她是愛我的。所以我也越來越習慣讓自己成為那個「不用擔心」的人。只是有時候，我也會偷偷羨慕弟弟。

他比較容易讓媽媽知道自己在想什麼，也比較容易有需要媽媽幫忙處理的事情。媽媽要幫他找學校、查交通、處理各種問題。

而我好像總是自己來。有時候我甚至想過，如果我也像他一樣搗蛋、胡鬧，是不是媽媽就會多關心我一點？這個念頭很小，我從來沒有說出口。

真正離開家的那一年，我才發現，原來「自己來」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。

大一住進宿舍的那段時間，我很不習慣。大家彼此都不熟，室友之間很快就有了紛爭，我夾在中間，常常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從中部來到北部，生活裡突然多了好多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情。什麼都要花錢，生活用品要錢，吃飯要錢，交通也要錢，那時候我甚至會想，我真的有辦法把自己照顧好嗎？

我很想家，甚至想過轉學，離家近一點。可是我不太會直接告訴媽媽。每次想打電話給她，我都會先傳訊息問：「妳現在方便嗎？」等她回覆可以，我才打過去。

那天也是一樣。媽媽說可以之後，我拿著手機從宿舍走出去，找了一個暗暗的、沒有人的地方，我沒有哭，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說什麼。我只是很想聽她的聲音。在那個所有東西都陌生的地方，只有她的聲音是我熟悉的。可是媽媽那時候也很忙，弟弟剛好又有事情需要她處理。我們聊了一陣子，她說自己累了，想掛電話休息，我說：「好，妳先去休息。」，我記得自己的語氣有一點失望，但我沒有挽留。

電話掛掉以後，我還是一個人待在外面，假裝沒事。其實心裡很鬱悶。我沒有告訴她，我真正想說的其實只是：媽，我希望妳可以再陪我一下。

後來我偶爾會想起一個很久以前的畫面。

那時候我還在幼兒園，天已經黑了，教室裡的燈都關了，只剩走廊還留著一點微弱的光。外面的馬路卻還亮著，車子一台一台經過，車燈在黑暗裡特別明顯，我是最後一個還沒有被接走的小朋友之一。我坐在室外的紅色溜滑梯上，看著外面的車，等媽媽。其實我知道她為什麼還沒有來。她工作很忙，下班的路上也常常塞車。所以我沒有怪她。我只是坐在那裡等。

很多年後，我才發現，我好像一直都很會等待。

等媽媽來接我。

等媽媽有空接電話。

等老師點我的名字。

等自己做得夠好。

也等一個足夠好的時候，再把自己拿出來給別人看，可是上了大學以後，有些事情開始慢慢改變，身邊的同學都很優秀。有人很會畫圖，有人模型做得漂亮，有人很敢表達自己的想法，也有人毫不害怕把自己的作品攤在大家面前。

奇怪的是，我第一次沒有那麼想躲起來。他們會欣賞彼此的作品，也會直接說出自己喜歡什麼。原來一個人把自己拿出來，不代表另一個人就會因此失去什麼。於是我開始投稿，開始參加比賽，開始做作品集，也開始投履歷。以前的我大概不太敢做這些事情，現在的我，至少願意試著站出去，只是我還沒有完全學會。

每一次比賽得獎，我都會想跟媽媽分享。她總會說：「很棒，我就知道妳可以。」，可是我有時候還是會因為只是佳作而失望，明明得獎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情，我卻會想，為什麼又是佳作？為什麼不能再好一點？

媽媽已經覺得我很棒了，我卻還是不太願意放過自己，現在回頭看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我以前真正害怕的，好像不只是輸。，我害怕的是成為一個會被看見的人，因為被看見，就會被評價。可能被稱讚，也可能被否定，所以我一直很喜歡待在中間。

可是現在，我開始願意把自己拿出來。我還是會在意比賽的名次，還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厲害的設計師，還是希望有一天能讓媽媽覺得我很厲害，也希望自己能夠真正經濟獨立。

這些都沒有改變。只是我好像不再那麼想把自己藏起來了。

現在想起那個紅色溜滑梯，我會有一點心疼那個小女孩。她一個人坐在已經關燈的幼兒園裡，看著外面的車燈，等著媽媽來接她。我不知道那時候的她在想什麼，也許她只是覺得媽媽怎麼還沒來，也許她已經習慣了等待。

如果現在的我可以回到那一天，我想我不會告訴她以後一定會拿到第一名，也不會告訴她一定會變成多麼厲害的人。我大概只會坐在她旁邊，陪她一起等。

然後告訴她：

妳不用一直待在中間。

妳可以被看見。

就算不是第一名，也沒有關係。

因為我現在才知道，長大好像不是有一天終於不再需要別人。

而是即使已經可以自己走，也終於願意承認——

我也曾經很希望，有人陪我走一段。